

乡愁大理

# “抠门”的父亲

杨世明

也许父亲受到“穷养儿子富养女”传统家教理念的影响，一向对我严格要求，以至于对未成年的我来说，从来都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最“抠门”的人。

“到了街上，不准向爸爸要这样，要买那样。如果你特别想买，也要悄悄地告诉爸爸，再由爸爸决定是否可以买。假设你不听话，今天爸爸就什么也不会给你买！”我每一次跟父亲逛街或去城里逛商场时，还未走到街口，父亲就在路上给我做“思想工作”。就是在平时也时刻向我警告：“不准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呼小叫，更不准在亲朋好友面前向父母或别人要钱要物。”

但幼小的我哪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欲望，一到城里的商场，早把父亲的“警告”抛到脑后。看上一心已久玩具，常以“一哭二闹三打滚”的方式来表达，父亲向来固执，从来不买我的账。有一次，父亲带我进城逛玩具商场，我看上了一套积木

玩具，当场就哭着喊着要让父亲给我买。父亲却一边和风雨雨地跟我商量：“这种玩具，我俩进来的街边小摊上也有啊，我们先出去看看，对比一下质量和价格，再决定在哪里给你买！”一边把满脸挂着泪珠的我强行地拖出商场。最后在街边的小摊上，父亲花了商场那个定价的一半就给我买下一套彩色的积木玩具。至今这玩具早已成了“古董”，依然完整无损地摆在我书房的一隅。

到了上小学时，我常患咽喉肿痛等疾病，一生病就住院，一住院就至少要耽误一周的课程。因此父亲不允许我自己到经销店买麻辣条、泡鸡爪和鸭脖等垃圾食品吃，更不允许我吃街边小吃摊上又麻又辣又咸的烧烤串。每天上学时只让我带两个水果和一小包奶粉及一瓶水，以备嘴馋肚饿时应急一下。父亲每周给我为数不多的零花钱，便于我购买急需的笔墨纸张等文具用品，或到书店购买爱看的课外书籍，还要让我写出支出的“明

细单”，甚至要出示“购物证明”，以供父亲“审计”，如果上次“拨款”审计合格通过，才能顺利地得到下一次的“拨款”。即使支出有差错或钱币丢失也要说明具体情况，经我手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得合理，用得明白。

因所上的中学离家较远，我刚上初中就要去住校，每到周末才能回家。凡是学校或班上要缴纳的每一笔费用，一向很“抠门”而细致的父亲都要向校长或班主任核实清楚后，才给我如数拨款，让我自己去交。母亲却认为父亲的这种做法不妥，一是觉得不信任孩子，二是会给班主任留下“小气”的印象，常常极力反对。后来父亲就尊重母亲的意见，不再认真审核给我的每一笔“拨款”的真实用途。于是，我常常打着“学校要交钱”的幌子，向父亲要得一些丰厚的“零花钱”后，不到学校食堂打饭，而是频繁地出入于校园的超市，大肆购买乡巴佬卤蛋、鸭脖、鸡腿和方便面等麻辣咸香

的快餐食品。如此“快乐”了两周后，我觉得肚子胀得难受，连续几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满嘴冒着酒气。我一回到家，父亲就立刻带我去医院，诊断结果是“防腐剂中毒”。父亲向村中好友讨得一剂催吐的草药偏方，浓黑的药汤煎好后，父亲让我一口气喝完，不到十分钟，停留在胃里而难以消化的那些积食被全部呕吐出来。数天后，我的消化系统才得以恢复正常。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贪吃那些麻辣咸香的垃圾食品了。

多年后，我在县城有了一份工作。当我要在县城里按揭买一套商品房时，一向“抠门”的父亲却主动帮我出了“首付”。数年后，我由父亲的“孩子”顺利地晋升成孩子的“父亲”，我也要做父亲当年一样，以“抠门”的方式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对孩子“抠门”，可以帮助孩子学会自律，建立良好的自我管理模式，这也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 向一株花椒树致敬 | 张橙子

树不与草争 花椒树偏居于山岗  
固守一方家园 像朴素的彝家儿女  
固守着他们祖居的疆域

花椒树是隐忍的 一小片土壤  
便足以盛放它们的根须  
稀薄的水分 也让它们渴望感恩  
春风的吹奏和阳光的颂歌  
与它们不无关系 却又若即若离

因为知足 拒绝了长成大树的可能  
因为谦逊 摒弃了花开四季的幻想  
它们也带有棘刺 那只是  
岁月的尖锐无处隐藏

在马花村 走近一株花椒树  
应该向它小小的果实致敬  
它浓郁的麻香 在五味之外拓土开疆  
山里的美食 于是有了更多的灵魂

一株花椒树摇曳在山野  
椒香气息能够拒昆虫于千里之外  
一粒花椒 足以让  
麻香在舌尖上跳舞

## 木棉花的尤新记忆 | 张世杰

木棉花伸开双臂  
高举着一树树火把  
照亮了人们  
前行的道路  
从此深深的峡谷  
不再感到寂寞无助  
绿孔雀的叫声  
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深洞  
成群结队的牛羊  
从此不见踪迹  
渐渐消失在人们  
模糊的视线里  
绵延十里百里的青纱帐甘蔗林  
成了脑海里  
挥之不去的美丽记忆  
高峡平湖替代了曾经的繁华  
绿水青山带笑颜  
串串山歌尽朝晖

## 大本曲 | 黄黎成

从风花雪月中涓涓流出  
在欢舞的十指间飞扬  
三弦声声拂着蓝天彩云  
一串串音符把点苍山的冰雪覆盖  
  
水墨画的意境驾驭着白鸢的翅膀  
少女的歌声把月淡风轻描述  
森林在微风中起伏微笑  
烂漫的山花把原野珍藏  
大山腹地流出的清泉  
叙述着亿万年前的故事

朦朦胧胧的记忆中  
闪现出苍洱间的秀丽画卷  
一群群飞鸟穿过洁白的云层  
衔着豆蔻的洪荒和秘密  
追逐着村庄里的歌声笑声  
忘记了飞翔的方向

河堤上的垂柳拨动琴弦  
优美的旋律声声醉人  
胸中的激情五彩缤纷  
大树下  
春夏青绿秋冬苍翠

一幅幅锦绣一曲曲旋律  
凝聚在白墙青瓦的民居彩绘中

洱海丽日

严镇威摄

# 漕涧街上的野菜

铜国富

家乡有真味，漕涧野菜多。漕涧街上，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菜，让人眼花缭乱。有竹节菜、蕨菜、水蕨菜、灰灰菜、酸筒菜（虎杖嫩芽）、野芹菜、小勺菜、牛尾巴菜、酸养杆、野竹笋、头头菜、玉竹、木耳、香菌、树花菜、花椒嫩叶、沙参、蒲公英、芭蕉花、刺五加叶、山药、折耳根、薄荷、野葱等。

野菜数量品种众多，丰富多彩，无奇不有。有的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有的生长在密密麻麻的竹林里；有的生长在冰冷刺骨的茫茫雪山高山，有的生长在热浪滚滚的热带江边河谷；有的生长在荫天蔽日的苍天大树上，有的生长在潺潺流淌的涧水溪边；有的生长在猿猴都难攀援的悬崖绝壁中，有的生长在岭上坡下或田边地角。

有的野菜食用根茎，有的食用叶子，有的食用花朵，有的可以全部整株食用。有的野菜药食同源，极其珍贵，如野生天麻、羊膻草、黄精、重楼、肺心草、山参等。很多野菜名称叫法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名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叫法。漕涧镇居民以白族为主，除白族外还有阿昌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有的野菜以白族话称呼，有的野菜以苗族话称呼，有的野菜以傣族话称呼。不管什么叫法，买卖双方都能心领神会，容易沟通。

漕涧镇位于云龙县西部，与怒江州、保山市接壤，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南端。桀骜不驯的澜沧江、怒江带着雪域高原的狂野，顺着横断山脉一路南奔，深深切割、撕裂大地，形成高山峡谷纵横的特殊地理奇观。漕涧镇被两条大江挤压抬升，形成隆起的山间平坝，相距两条大江数十公里。

漕涧镇属于高寒凉地区，海拔两千多米，年平均气温十五度左右，年降雨量接近一千五百多毫米，经常“停云霏雨，时雨濛濛”。紧邻漕涧的澜沧江、怒江河谷属于干热河谷，海拔低，气温高，湿度大，适应各种热带植物。漕涧镇立体气候明显，山巅寒冷刺骨，风刀霜剑，山底热气腾腾，鲜花艳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漕涧汇聚了各种野菜，热带、亚热带、温带、冷

凉地区的野菜都汇聚于此。

漕涧镇生态良好，森林覆盖率高，四周翠峰如簇，郁郁葱葱，雨洗青山，如诗如画。漕涧镇境内的漕涧国有林场干部职工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始终如一致力于森林资源保护，成效显著，成就了漕涧绝美景致和生物多样性。由于生态环境好，各种野菜，年年丰收，年年采收，不负青山，不负勤劳的人民群众。

采摘野菜，出售野菜，食用野菜是漕涧群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春夏时节，万物复苏，雨甘水润，野菜大量生长。很多村民凭借多年的采摘经验采摘野菜，出售野菜，收入可观。食用野菜也是当地群众的常年习惯，每种野菜上市都要尝一尝。每到街天，大量野菜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任人挑选，饱餐口福。

不同的野菜食用方法，烹饪做法各异。有的需要猛火爆炒，有的需要文火慢炖，有的需要蒸煮，有的需要煎烤。有的需要用本地火腿搭配食用，有的需要和家养山鸡炖煮。各种野菜的食用方法及烹饪方法当地人烂熟于心，不必劳神费心去研究。

当地人最喜爱的竹节菜，形状像缩小版的竹笋，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密林之中，鲜绿，柔嫩。做法简单，焯水，素炒，味道微苦，爽脆可口，回味无穷，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润肠的功效。小勺菜，形状像一把精致的小勺，仅有一片叶子，故得名，做汤最为鲜美。其他野菜各有做法，味道有别，不相雷同。

野菜最讲究时节，讲究新鲜，错过时节就无法食用，只能等到来年。有的野菜多生一天，多长一片叶子，就不能食用了。刺头菜，在树上多长一天，尖刺就会变硬，野菜变成了树枝，不能再食用。

野菜作为一种时令蔬菜，与珍馐罗列的饕餮大餐无缘，与时尚高雅的珍饈美饈无缘。野菜适合于安然恬淡，无拘无束的乡村饭桌，适合于炊烟袅袅，怡然自得的乡村生活。

漕涧野菜是大自然最纯真的味道，是人间烟火最诱人的味道，是家乡永远牵肠挂肚的味道。



初夏时光

赵正琳 摄

# 我的大学梦

振民

又到学子收获的季节，每个人都会关注和谈论高考的话题，上千万学子、上千万家庭都在翘首以待，期盼志愿与自己相逢。

我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我的大学只是在大学校门外，或者算是圆了个大学梦。

最近，单位要求提供参加自学考试并取得专科学历的认定报告，把我这个20世纪90年代的自考生与近日这个火热的季节火热的话题联系在一起。

我是1987年进入师范学校的，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大山深处远离便捷交通和通讯，人们最大的憧憬就是温饱有余，我们甚至没有读过课外书，也想象不到大学的样子，要说有梦想，就是想有一天能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或者辛勤耕耘的园丁。直到上了中专分数线，才第一次坐着东风牌大卡车第一次来到县城。

当年能进师范学校，在偏僻的乡村算得上大新闻，一传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哪个村哪家孩子有多出息。我进师范那年，正赶上四年制中专试点，我们就自然地成了试点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我们三年级的同学，学校就没有了毕业生。最为刻骨铭心的是，上一届四个班中有一位学长被保送去了云南师范大学，名额只有一个，要求自然很高。

四年级下学期，实习结束了，当我得知有一个机会可以保送上大学时，当天就给家里写了书信，把这消息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其实，我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我必须放弃这次机会，尽早参加工作，给父母减轻负担。

1991年，回到老家所在的偏远山区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工作不到一个月，心潮澎湃地参加了乡党委、政府组织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会，大会表彰了先进教师，还宣布了同意两名

老师参加大学函授学习的重大消息。那年月，在乡村，中师是小学教师的合格学历，小学老师函授大学还是第一次，我笃定可以实现我的大学梦想。毕业一年后，我终于得到一个到教办教学研讨的机会，迫不及待地负责政工的老师表达了想参加函授学习的愿望，回答是可以参加，但条件是教学成绩突出，工龄三年以上。

三年的等待有点漫长，于是我写信在省城工作的亲戚，请他帮我购买自学考试教材，未果。直到又是一年以后，一个改了行的学弟去省城学习，才帮我实现了拥有自考教材的心愿。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每天与学生们一起晨读，读书成了主要的生活日常。我幸运地成为我们乡镇教师队伍里第一个自考毕业生，拿到了云南师范大学毕业证书，圆了一个放弃了又找回来的大学梦。

# 特别的山野滋味

杜丽芬

“先放在锅里焯水，然后用水漂三天，去除涩味就可以炒着吃了。”妈妈在电话里大声地教我怎么处理蕨菜。从断山回来后，我骑上小电瓶车，第一时间把亲手采到的蕨菜送给爸妈及好友。把快乐一起分享，指甲里还残留着掐蕨菜留下的褐色菜汁和山上的泥土。

我是第一次去断山，虽然已经多次参加断山中华蜂“认养”助农活动，冬至节日尝过养蜂人送的断山独有“野坝蒿”蜂蜜，那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药香，放在唇齿间化开，徐徐咽下，顿觉神清气爽。可因工作繁忙，一直无缘亲眼看到挂着我名字牌的那一只蜂箱。

一路颠簸，山路弯弯，突然一大片开阔的草地映入眼帘。车停稳师傅说“到了，下车吧”。激动地跳下车，放眼望去只见周围有一些高大的映山红树，已经过了盛花期，枝头的花朵快要凋谢，树叶一片落红，自成一景。错过了最美的花期，心中有些遗憾。在大片的草甸上惊喜地发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野坝蒿，原来是一串串淡紫色好似麦穗一般的小花，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香气。与野坝蒿一起肆意生长的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蕨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蕨菜，大家纷纷拿出袋子，弯腰开始掐蕨菜，长高的蕨菜看起来独秀于草地，很优雅地在风中摇曳。适宜炒吃的蕨菜是那种刚刚发

出的嫩芽，长老了的蕨菜只能成为风景。不顾荆棘丛生，我一下一下掐着这似乎“掐不完”的蕨菜，偶尔看到一堆风干的牛屎上长出的肥硕的蕨菜嫩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俗话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如今却看到了蕨菜长在牛粪上。和同行的朋友分享此情此景，大家都忍俊不禁，笑声回荡在山谷中。

此时的我眼里心里只有蕨菜，看着阳光下那些蕨菜，正当时，正合适，正青春。不早也不晚和我相遇在断山，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的神奇。土地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孕育出神奇的植物世界，沉浸在发现蕨菜芽的喜悦中，手被荆棘刺破也浑然不知。一会儿就感觉腰酸背痛，想到之前在菜市场买蕨菜时，还会讨价还价，顿时感到汗颜，采蕨菜真不容易，亲身体会到了山民的艰辛。

带回的蕨菜分成了几份，和父母朋友一起分享，漂了三天后，第四天我捞出洗净，切成小段，配上三线腊肉和韭菜。爆炒出锅，看着油汪汪的腊肉，碧绿的韭菜、褐色的蕨菜发出诱人的香味，心里的自豪感溢于言表。隔天我依然用三线腊肉爆炒，配上了煮烂的老豆米，炒出另外一种口味。夹一箸放在嘴里细细品味，我吃出了春天的滋味，劳动的甜蜜，还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这是一种特别的滋味。人到中年，在尝过人生的各种况味中，今天又加一味。

